一本書的救贖

李丹崖

人與事

鄰家小子是個玩世不恭的傢伙。他姓劉，有時候，我甚至想喊他「二流子」，原因是我常常見他領着不同的女孩到家裏來，每一次都是一手啤酒，或者二鍋頭，或者是雞尾酒，夾雜一些零食。我所見他領回來的女孩，有長髮、有短髮、有鬈髮，還有金髮碧眼的老外。小劉今年也不過二十歲，如此交友方式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小劉愛看書，聽說我家書房很大，常常來我這裏借書看，這點，是我認爲他的唯一優點。也正是仰仗着「愛看書」這點，我可以勉強接納他這個朋友。小劉常常拎着冷菜到我家來，陪我吃吃飯，海侃一下世界時政熱點，時常會指點江山，有些「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意思。

在我看來，小劉太欠管教，父母長期在外地做生意，就留下他和一個年邁的奶奶在家，奶奶年齡大了，總盼望着孫子早點結婚，所以，對於他的私生活，也不過多干涉。小劉就越加肆無忌憚了。我曾多次想勸勸眼前這個混小子，不能如此「撒網式」的找女朋友，可是，每一次，話到嘴邊，就又嚥下了，畢竟，我比他大十幾歲，多少有些代溝。

近來，小劉有些精神不振，估計是在外面碰了壁，到我書房來借書，我借了他一本《復活》，他一看是世界名著，當即不喜歡，說讓我換一本。我執意不肯，並勸他說，你堅持看下去，肯定對你有所啓發。

小劉不止一次對我說，他不喜歡外國作家的小說，主角的名字長得記不下來，故事情節推進極慢，完全沒有中國作家的直截了當。但是，這一次，小劉還是執拗不過我，堅持看了下去。我每一次見他就問，《復活》看到第幾個章節了，聽他對故事情節的敘述，我發現他還眞耐着性子看了下去。

小劉沒有上大學，用父母給的錢開了一家影碟店，有生意的時候，就賣些碟，沒生意的時候，就埋頭啃書，書實在看不下去了，才想到去和來店裏的女顧客套近乎。近年來，隨着新媒體對音像市場的衝擊，小劉的影碟店也經營得門可羅雀，於是，心思全掉轉到女孩子身上了，我有意通過《復活》這本書，來讓這個即將墮落的社會青年明白：一個男人，在關鍵的時候該如何抉擇自己的人生。

小劉借的《復活》一直沒有還，約莫過了半年，小劉都很少來我這裏借書。我中間也因爲旅遊和創作，去了外地，再回來已經是大半年了，我回來後的半個月時間裏，也都沒有見到小劉，我就納悶了，以爲這小子搬家了。問了鄰居方知他依舊住在這裏，只不過很少回家。

一天夜裏，小劉敲開了我家的門，喝得醉醺醺的，手裏依然拎着幾袋子剩菜，兩瓶酒，還來找我喝。我一看，小劉眼角有明顯的傷痕。坐下來一聊，才知道，小劉新交的女友懷孕了，準小舅子是個強勢的小青年，以爲小劉對自己的姐姐不買帳，不依不饒揍了小劉一頓。

我問小劉：「你愛那女孩嗎？」

「幹嘛不愛？不然，我怎麼願意和她戀愛？」

「那你怎麼不願意跟她結婚？」我反問。

「我不是覺得自己還年輕嗎？」小劉醉話連篇，倒能反映他的心聲。

「那你就等着像聶赫留朵夫一樣去懺悔吧！」我也憤怒了。

小劉一激靈，站起來，念念叨叨地回家了。我知道，以自己的斤兩很難改變這個壞小子的秉性，也沒有過多過問。

一周後，小劉敲開了我家的門，笑容可掬地遞給我一張請柬，他身後，躲着一個身材高挑的美女。

小劉指着她，讓她喊我大哥，並要我當他們的證婚人，小劉感慨良深地介紹說：「多虧了咱這位大哥借我的那本《復活》，不然，你就要變成瑪絲洛娃了，而我將成爲萬劫不復的聶赫留朵夫……」

走近《詩經》

嚴方正

何愼怡編著《大美如歌〈詩經〉》

（網絡圖片）

燈下集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在文學史上居不可替代的地位，孔子對其曾有極高的評價。讀《詩經》是我多年的願望，礙於自己古漢語功底淺薄，願望便一直只能在原地踏步。近日，得到一本好書《大美如歌〈詩經〉》（何愼怡編著，岳麓書社，二〇一五年，以下簡稱「何著」），它助我走近《詩經》，補上了不可或缺的一課。

何著從《詩經》的三百零五首詩中選出有代表性的五十首，再將其分成六類（愛情婚姻詩、農事勞作詩、戰爭徭役詩、政治諷刺詩、史詩、宴飲詩）向讀者介紹。第一類詩現代人最易理解，所以選了二十二首。同爲婚戀詩，題材卻是多樣的，有的反映男女相思之情，有的反映失戀的煩惱，有的反映不幸婚姻給婦女帶來的痛苦，有的反映對戀愛不自由的控訴，還有描述婚後家庭生活的。

何著給每一首詩都配上精當的譯文。如《摽有梅》，開頭的四句是：「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個初學者，若見了這四句，多半會一頭霧水。但若你讀了何著的譯文，馬上會豁然開朗：「梅子紛紛落下地，樹上果實留七分。追求我的小伙子，趁着吉日來求婚。」何著的註釋也平實而周到，不但有注音、詞類、今義、古義，對於存在不同解釋的詞，均盡量說明，從而留下更多思考的空間。

每首詩都有導讀，導讀補充了譯文和註釋的不足，爲深入解讀提供了新的材料。如《相鼠》和《碩鼠》，雖然都是譏諷統治者的詩，但各有特色。《相鼠》的導讀指出，它由衛國人民因諷刺該國統治者暗昧無恥、不守禮法而作，據史載，衛國歷史上在位者卑鄙齷齪的事很多，如亂倫通姦、父子反目、兄弟相殘……《碩鼠》的導讀則指出，「碩鼠」幾成爲後代詩歌中指代貪官污吏的特殊名詞，有鮑照、陳汝元和黃遵憲等的詩爲證。

作者的匠心之一是講解了許多源自《詩經》的成語，如參差不齊、夢寐以求、耿耿於懷、涇渭分明、夙興夜寐、信誓旦旦、萬壽無疆、憂心忡忡、同仇敵愾、赫赫有名等，這番說明，一下子拉近了《詩經》和當下的距離。

鄰居小鄧，是一位中學語文教師，我倆常交流讀書心得。他讀何著後，認爲該書是一本面向大衆的學術著作，因爲作者的工夫很深很細。他打算向其學生推薦這本書。他還告訴我，明年暑假，他們一家三口要去華北旅遊一趟，那是《詩經》的發源地，他的旅遊也可以稱爲「《詩經》之旅」吧。

老北京澡堂子裏當神仙

白頭翁

閒話煙雨

清華池是老北京著名澡堂子之一

（網絡圖片）

老北京那時候洗澡不貴，二毛錢，到新中國成立以後二十年，大澡堂子洗個澡也才二毛六分錢，近一個世紀長了六分錢。

在澡堂子裏洗澡也是老北京風景的一條細細的窄縫，從中也能窺視到老北京的風俗文化。

一進澡堂子，你就能聽見一聲地道的北京吆喝，「來啦，兩位爺，撩簾子瞧道裏面請……」，尾音拖得長長的，老北京話，字正腔圓。先到櫃上取牌，牌是竹牌，大小像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存自行車用的車牌子，交錢取牌裏邊走。當然不是一種牌子，洗大澡是光牌，搓澡是刻有「手」字的牌子，修腳的是刻有「腳」字的牌子，沏茶的另計。有跑堂的「顚兒」着過來領路，一直把你領到鋪前。一個簡單的單人床鋪，講究鋪的單子蓋的毛巾被都是雪白雪白的，不能有一丁點黑痕灰跡。木拖拉板整整齊齊放在鋪前，跑堂的會送來一碗不冷不熱極清淡的茶水，漱口，這叫迎客茶，又稱清口水，然後進澡堂子。

澡堂一般分三個水池，燙、熱、正常。一般老客都是泡熱水澡，然後到燙水中過過癮，燙得痛快，那是人的一種極度舒適放鬆的自然狀態，燙狠了，一個鯉魚打挺跳起來，赤裸裸直挺挺地躺在池沿邊上，全身紅得像剛下屜的龍蝦，紅得發亮，這時候你能聽見一聲西皮原板唱起，嘴裏打着傢伙，衝着騰騰上升的蒸汽，唱起「罷時白茫茫滿江霧厚，頃刻間觀不見在岸在舟」。這時候準有人打板接着唱：「勸大夫放開且自飲酒，些許事又何必這等擔憂。」有板有眼的挺神乎。

一出澡堂有跑堂的拿着燙人的熱毛巾給你前胸後背擦拭一番，去汗，澡堂講究這叫歸客送，一直送到你舖位上。看你坐穩了，才又遞上擦臉用的熱毛巾。

不到老北京的澡堂子裏泡澡你體會不到什麼叫「水包皮」，什麼叫「泡澡」。

那個時候的澡堂子不計時間，你可以從早晨一敲鐘一開門就進去，晚上滿天星斗時再出來，絕沒有人催你。你想泡多久就泡多久，只要你不怕泡熟了，泡褪了皮。這是老北京人說的噶話。但澡堂裏叫飯是跑堂的一項服務，吃什麼你點，跑堂的負責出去叫，沒看見過忒複雜的，一般都是兩碗餛飩兩個芝麻燒餅。也有叫燒酒的，往往是兩個涼盤一壺白乾，一喝喝一中午，吃喝完了就睡，睡醒了再下池子泡去。

澡堂裏喝酒一般都是「文喝」，斯斯文文，慢慢悠悠，一碟花生米，一碟泡蠶豆能從「開花」吃到「敗園」，沒有人認眞喝更沒有人認眞吃。四五個人腰裏纏着塊大毛巾，臉對着臉，胸脯對着胸脯，神聊，解悶，舒心，暢神。老北京人聊和侃是有區別的，用氣象術語打個比方，它們的區別就在聊是和風細雨，也可稱秋雨綿綿，梅雨時節。侃就不同了，是暴風驟雨，傾盆大雨。聊得細，有味，有味的關鍵是有懸念。

一位說，聽說故宮裏的太監往外偷寶賣。這已不是什麼新聞是舊聞了。但新在一位太監偷了一枚乾隆爺的扳指，要帶出宮去，那時候宮裏已經緊了，出宮是要脫光了搜身的，這位公公眞行，用細絲繩把扳指吊在自己的襠下，因爲太監都是閹人，二爺被生生割去了，不好看，因此脫光了檢查是脫光了，但執法的也是太監，不願看去了二爺的襠，都留一條又薄又窄的小褲。得，那枚寶貝帶出來了，在琉璃廠出手，你們猜猜買了多少兩？他神秘地晃動着一隻手，五十兩！五十兩銀子？瞎了吧？走眼了吧？五十兩金子！

有一位愛玩蛐蛐，他的蛐蛐罐就放在澡堂子裏，隨時找人鬥。他說聽說了吧，東城的老三花十塊大洋買了一頭「紅獅子」，都說買賠了，三爺眼眞毒，托着就到貝勒爺府上了，那「紅獅子」也眞橫，只殺得貝勒府上丟盔卸甲，人仰馬翻。三爺再從貝勒府出來，蛐蛐留下了，手裏托着白花花的五十塊袁大頭。

老幾位聊得將軍不下馬，又進澡堂子泡進池子裏了，跑堂的都懂行，把兩碟小菜半壺二鍋頭放在磁托盤放在水池中，托盤划到誰面前誰喝，誰喝聽誰聊，個個能聊得口吐蓮花，眞神仙也。

莊子是神人也，追求的「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老北京澡堂子也！

遠去之篾光

張桂輝

往事鉤沉

「篾光」，是閩浙贛部分山區的土話。因其似篾非篾，燃之發光而得名。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十二歲的我，隨回應政府「支援山區建設」號召的父母，從福建莆田移民來到建陽縣黃坑公社鵝峰大隊。這裏除了房屋、田地與小溪，便是竹茂林豐的鬱鬱山巒。那時全村不足一千人，一條沙土「斷頭路」，偶爾有裝運木頭、毛竹的貨車進出偏僻小山村。因爲沒有電燈，每當夜幕降臨，村民們在家活動，大都用松火照明。所謂松火，就是松油柴燃燒時發出的明火。有時，人們在家裏也會用篾光照明。只見大人點着幾支篾光後，分別往牆板縫隙或者木柱裂縫上一插，黑暗立馬就被驅散了。倘若外出活動——到鄰居家串門，抑或到生產隊開會、記工分——只需點上一支篾光，照明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那個年代，山區交通十分閉塞，常常連蠟燭也無法保障供應。而「洋油」（煤油）貨源緊缺不說，價格也不便宜，不少農家用不起。很多農戶雖然有少許自產的茶籽油或菜籽油，炒菜做湯尚且要省着點用，哪裏還捨得用來照明。於是乎，勤勞聰明的山裏人就「發明」了篾光。

篾光究竟是什麼年代、何許人氏發明，無從查考，我只知道製作篾光是有點講究的。我初中畢業的那年夏天，曾向幾位當地老農請教，並多次自己動手學着做過篾光呢。篾光的原材料，是山間的活毛竹。要選大口徑毛竹，不但竹壁厚，可以多破出幾片篾。除了口徑，竹齡大小也要恰到好處。既不要那些花紋斑駁的老竹，老竹製成的篾光，不易點着；也不要那些全身泛青的幼竹，幼竹製成的篾光，容易燒盡。

選好砍倒的毛竹弄回家後，先是鋸成長度略多於一米的竹段，繼而用柴刀把它們破成二至三個手指寬的竹條，去其裏外之「皮」後，根據「竹肉」的實際厚度，破成若干厚約二毫米左右的篾片。篾片曬乾了，一把一把捆好紮緊，搬到門前的小溪裏，用較有分量的石頭，把它們埋壓在水下浸漚。兩三個月後，將它們從小溪裏「挖」出來，一片一片清洗乾淨，立在牆腳或者架在木頭上，第二次晾乾曬透後，這才「大功告成」，收儲在家，隨用隨取。

伴隨着改革開放和經濟的發展，那條坑坑窪窪的沙土路，也變成了平平坦坦的水泥路，村裏還安裝了明亮的路燈。加之社會建設的大量需要，毛竹「身價」與日俱增。精打細算的農民，沒有幾人再用毛竹製作篾光了。前些日子，我回到那個久別而親切的小山村，當問起是否還有人使用篾光這個話題時，得到的回答是一個字：「無！」

我的青少年時代，曾經常在微弱的篾光照耀下吃晚飯。四十餘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雖然沒有燭光晚會那樣的浪漫，倒也別有一番難以忘懷的情趣。

慧眼識美

嚴陽

自由談

某知名網站上的一組圖片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這組照片拍攝的是一棟名爲「蔭餘堂」的有二百年歷史的中國木結構古建築。這座建築原坐落於中國安徽省黃村，是當地黃姓富商的祖傳住宅。黃家子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遷離安徽黃村，祖宅無人居住已久，處於廢棄狀態。一九九六年，美國迪美美術館前中國部主任策展人白鈴安正在安徽遊歷考察中國建築，機緣巧合下發現了蔭餘堂。當時，蔭餘堂正面臨被拆的命運。在和當地政府協商，簽訂協議後，蔭餘堂作爲中美文化交流合作專案，一磚一瓦漂洋過海運至美國薩勒姆，在迪美美術館重建。這組照片拍攝的應該就是蔭餘堂今天在大洋彼岸的狀態。

二十年前的中國，大規模的城市拆遷剛剛開始。在各地城市中，古建築、舊建築遍地都是。這些建築因爲年代久遠，不少「老氣橫秋」，在一些人的眼睛裏屬於破破爛爛、有損城市形象，急欲拆之而後快。而拆「舊房」蓋起「新樓」，不只可以讓我們的城市「舊貌換新顏」，也可以極大地改善地方財政。換一個角度說，在那時的很多地方政府的領導眼中，「破壞」乃是「建設」的前提與代價。因此，在那之後的十多年中，拆遷之風勁颳，以致到了今天，我們走遍中國大地，哪怕是在鄉村，想要找一處屬於「原生態」的古建築甚至舊建築，很難很難。

我從網上看到的蔭餘堂，跟我十多年前在安徽省會合肥以南大約數十公里的地方看到的徽派民居差不多。那座民居坐落在緊挨公路邊的某個鄉村中，保存相當完好。當時我們一行數人無不交口誇讚這座民居的漂亮。不過，今年我再次經過那裏時，那座徽派民居已經不見了。可以想像的是，它一定是在過去幾年的拆遷浪潮中壯烈犧牲了。爲什麼犧牲的我不知道，但我估計，一般而言也不外乎這樣幾個原因：因爲道路建設，因爲集中居住，因爲房地產開發……而在這樣一些原因之上的「原因」則是，其建築之美沒有能夠被發現；或者說，具有決策權的那些人士缺少一雙發現美、欣賞美的慧眼。

我沒有到過蔭餘堂所在的黃村，那裏在白鈴安到達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也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顯然白鈴安發現了蔭餘堂的美，並爲它的美所吸引。

而現在我們從網上的那組照片中也確實能夠感受到蔭餘堂的「美」——當然，相中的蔭餘堂之所以如此美麗動人，或許跟拍攝者高超的攝影技術有關；然而無論如何有一點我們是無法否定的，那就是蔭餘堂本身的「天生麗質」。再有一點，那就是像這樣保護得相當完好的古建築是越來越少了。而因爲少，所以，也就顯得特別出奇、特別好看。從這一點看，白鈴安是獨具慧眼了。

美是需要發現的，而發現需要一雙慧眼。如何才能練就一雙慧眼？就發現和欣賞蔭餘堂這樣的古建築來說，需要一定的歷史和文化知識，也需要多少掌握一些建築學方面的常識。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單單有一雙慧眼還不夠——事實上，具有一定的歷史與文化眼光，懂得建築的人士並不少，問題在於假如這些人不過是平民百姓，對於是不是將這些古建築列入保護範圍，以及採取什麼樣的方法進行保護根本就沒有發言權，那麼，這一切也還是白搭。所以，在碰到這類問題的時候，一方面我們希望爲官者能夠具有一雙慧眼，另一方面則希望他們假如沒有一雙慧眼，多多少少也能夠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努力避免決策的盲目性、衝動性。

生活各有不同

易湘壬

天南地北

今年六月，馬雲在紐約演說時講：「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踏上美國，美國之旅的第一站是西雅圖。來到美國之前，我從課本、老師、學校和父母那裏了解美國，我以爲自己已經非常了解美國。但是，當我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完全錯了，美國這個社會和我從課本學到的根本不一樣。」我相信馬雲講的話。過生活，過生活，沒有親身經歷的「過」，生活的況味自然要少一大截。

《美國民生實錄》（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的作者姚鴻恩，他一九九二年去美國讀書，在美國生活二十多年。書中講美國人也「隨份子」。美國人祝賀新婚的隨份子方式主要是給新人買東西。親朋好友會收到一份長長的購物單，叫做新娘登記單。美國結婚費用「重女輕男」，傳統上是由女方承擔的。新娘登記單上分門別類詳細列出所需的物品：裝飾品，如花瓶、鏡框、藝術品等；玻璃器皿，如咖啡杯、酒杯、水杯等；炊具，如攪拌器、咖啡機、烤箱手套等；寢具，如床單、被子、毯子等；餐具，如盤子、湯鍋、糖罐等；浴室用品，如浴衣、墊子、浴室磅等。準新郎「無債一身輕」，通常便會和準新娘聯合發出新娘登記單。

一九二四年，美國馬歇爾商場首創新娘登記單服務。後來，許多百貨商店都提供這一服務。當然，商家目的是要賺錢，但此舉確實爲準新娘和隨份子的親友提供了實惠和方便。現在網絡發達，新娘登記單上網，更爲便捷、省事。美國人講實際，一份登記單，隨份子的物品都是不重複的必需品。新娘登記單的客觀社會效益是，宣導了「禮輕情意重」良好風氣。登記單上的物品不貴，每件幾塊美元、幾十塊美元，絕不會影響送禮親友的日常開銷，也斷了某些人的斂財之路。姚鴻恩介紹的此項民俗很富啓發性，我們若要向「形式主義」和「奢靡之風」開戰，不妨先在這方面學學人家。

楊鑫宇是在台灣大學讀碩士的陸生。在台灣的生活讓他明顯地感覺到台灣社會普遍性的溫和與禮貌。在他看來，這是由於法治化的社會規範以及台灣社會逐漸形成的對社會規範的尊重。台灣朋友告訴他，如果將時間退回三十年，台北的大街上也都是今天幾乎已經看不到的垃圾，街頭巷尾也經常聽到今天已經幾乎聽不到的污言穢語，但是，台灣社會逐漸構建起了一種共識，那就是應當有組織、有規範地去營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楊鑫宇認爲，一個社會裏必然有種種不同訴求，而不同的社會力量就代表着這些不同的訴求，台灣社會作爲一個準發達社會，全民共有的發展訴求並不顯得那麼重要，相比之下，各個群體的差異化訴求更爲顯著，於是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社會力量之間的溝通和競爭。也正是因爲有了法制框架下的溝通和競爭，台灣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才能更好地協調社會利益的分配，防止發生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看到的某些表面上的「混亂」，其實是爲了避免更多更嚴重的分歧。這些參與社會活動的力量，絕大多數都不會去干擾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將自身訴求凌駕於公衆利益之上。楊鑫宇甚至曾經看到一街之隔，一側發生着抗議，另一側的商街依然生意興隆。

楊鑫宇告訴我們，那些將台灣比作天堂或貶作地獄的說法，終究只是幻象。在台灣待得久了，就會發現，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也是和我們一樣生活着、奮鬥着的普通人，而這個社會也一樣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機遇和挑戰。